

提問者一、Ms. Betty Magoffin (貝蒂·瑪戈芬女士)

- Member of Epilepsy Action

Australia (澳大利亞協助癲癇患者協會會員)

- No religion (used to be

Christian) (自稱是前基督徒，目前無宗教信仰，本次會議上曾質疑「和平教育論壇」為什麼老是談論宗教信仰。)

I would just, first of all, like to clarify that I did understand what the venerable said. Did he say he asked the Pope if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try to make the Vatican City a place where peace and harmony in fact could perhaps evolve by using different churches around him there at the Vatican, If he did say that, I don't recall that he mention what the pope's answer was, or maybe he did and I missed it, could we please ask for that?

問：首先，我想要澄清，我的確瞭解老法師所說的話。他是不是說他曾建議教宗，也許通過當地不同的教堂，將梵蒂岡城逐漸建設成和平與和諧的地方，會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如果他在梵蒂岡說過我不記得他有提到教宗是如何回應的，也許他說了，卻被我漏過去了，我們可以請求再說一次嗎？

答：問的是羅馬教堂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是我跟陶然主教提出來的，陶然主教聽了很歡喜，可能他沒有去做。沒有去做的原因，我想應該是老師的問題。正如同我們自己一樣，我們也想能夠多建立這些講堂來教學，但是缺乏師資。現在用這種高科技的方法就有

辦法做到，如果沒有衛星電視，沒有網際網路，每個講堂都需要人。如果是用這種方式，我每個講堂有一個大屏幕就可以了，大銀幕就可以了，我們能夠講經的老師有五個、十個人就夠了，就能夠做到。

但是我們決定不能夠疏忽要培養年輕的一代，人愈多愈好。我們在斯里蘭卡看到，這小乘國家，幾乎每一個出家人都能講經教學。特別是我們星期天去看到這個寺廟，在校的學生，每個星期天都要到附近寺廟去接受宗教教育，這個太難得了！每個法師都能講，你看一個法師旁邊圍了一群人，都在聽；那個法師在那邊，又是一群人，我看到好像個個都能言善道，這個我看了非常歡喜。這是我們不能夠疏忽的。我們用科學工具，這是不得已的方法。所以培養老師是我們第一樁大事。

提問者二、Mr. Barry Sheehan（巴里·希恩先生）

- Director of Centacare（圖文巴天主教關懷中心主任）
- Catholic（天主教徒）

Thank you, Venerable Master. Maybe follow up question, from the last question, given that we all know recently the new pope elected, to pass the question, maybe it is timely to ask the question again to the new Pope, directly to the Pope. And I suppose to the second thing is, would you consider inviting the new pope to the Paris conference? And third and final question, have you got some commentary on what is your thoughts on the election of the new Pope?

問：謝謝您，尊敬的老法師。繼續上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最近選出了新教宗。也許可以把再問新的教宗同樣的問題，直接問教宗。我想，第二件事是，您會考慮邀請新教宗參加巴黎的論壇嗎？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問題，您對新教宗的選舉有什麼評論嗎？

答：新教宗我聽說了。原來這個老教宗跟我同年，我看他的身體好像不如我，這種事情在他來說，確實心有餘而力不足。我相信他知道這個事情，也知道這個事情要積極做。可是年輕人，因為神學這樁事情跟科學不一樣，神學是要有誠敬心，要有恭敬心，不能有絲毫懷疑，才能夠接受，才能夠學得到。不像科學，科學帶了懷疑心，用懷疑的心能夠去尋找問題，再去印證，得到最後的結論，可是神學不可以。傳統文化它是屬於心理上的，這個也不可以。所以今天，聖學的傳承非常困難，人才不容易找到。但是廣大群眾當中我相信依然會有，要我們真正去留意，發現的時候要鼓勵這些年輕人，要幫助這些年輕人，要他真正明瞭他有使命感。我們要把宗教教育、神聖的教育要傳承下去，要發揚光大，這是利益一切眾生。

說利益是真實利益，是心靈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這個與物質沒有關係。我們在斯里蘭卡看到，斯里蘭卡人民並不富有，非常快樂。你看他看到所有的人，你都看他笑容滿面，沒有看他有愁苦這種態度，這就說明他們的精神生活非常豐富。物質生活缺乏他不在乎，他也不要求，知足常樂。我們相信，世界上會有這種人，這種人是少數，不要物質享受，來做精神、靈魂的工作。

新教宗我們看到了也很歡喜，如果五月份聯合國這個活動他能來參加，我們非常歡迎。我相信他不參加，教廷會有代表，會有主教來參加這個活動。

提問者三、Mrs. Taisoo Kim Watson（苔蘇·金·沃森女士）
- Quaker

Representative（基督教的一個教派「貴格會」代表）

Master Chin Kung mentioned of us the multifaith university,

and we know that when he has a good idea, he moves very fast. Where is he with the plan or the blueprint? Or he is actually thinking cyberspace kind of university, or it is going to be Toowoomba. Just we like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for his plan with the multifaith university. I think It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concept.

問：淨空老法師跟我們提過多元宗教大學，而我們知道，當他有一個好主意時，他的動作是非常迅速的。我們想知道他的計劃或藍圖目前的進度。或者他真的在考慮做網路大學？是不是會在圖文巴？我們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他的多元宗教大學的計劃。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想法。

答：宗教大學跟各別的宗教，那都有它自己培養弘護人員的學校，特別我們看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專門的學校，我們也曾經去參觀過，我非常佩服。佛教也有很多這些佛學院，但是比不上這些學校。早年，因為我在天主教教過書，那是天主教在台灣于斌主教的時代，天主教在台灣設立一個東亞精神生活研究所，我在那裡教過書，所以我的學生還有一些神父跟修女。這是早年我有機會接觸他們，去了解他們、認識他們，我對他們很佩服，非常讚歎。

這個事情我很關心，幾乎我常常遇到一些有這種能力，有機會的我都會說，不會忘掉。上一次我跟斯里蘭卡總統見面，我們一見如故。訪問是九天，跟總統見面四次，最長一次聊天三個小時，那是無話不談。我也提到這個問題，他很高興：就在我斯里蘭卡辦！他立刻就承認了，這個很難得。斯里蘭卡確實是個好地方，因為宗教的氛圍非常好，氣氛非常好，又得到這麼好的一個總統支持，所以是不難的。

既然要辦，首先是師資問題。現在辦學真的不難，有錢有地方就能辦，老師在哪裡？世界上第一流的專家學者愈來愈少，老的凋零了，後來的接不上，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今天在馬來西亞辦漢學院，漢學院最初的緣起就是我們以前在廬江辦的這個文化中心。文化中心解散之後，有一些老師，他們熱愛傳統文化，所以總是想有機會能夠在一起繼續去學習。以後就被馬來西亞的這些同學們，他們聽到這個信息來告訴我，他說我們搬家搬到馬來西亞行不行？我說行不行不能問我，馬來西亞肯不肯接受？他們就試探著向馬來西亞去註冊，教育部註冊，成立一個馬來西亞廬江文化教育中心。沒有想到兩個星期就批准了，這讓我感到很驚訝。馬來人回教國家，中國傳統文化兩個星期就批准，我非常感動。所以就這批人，在那裡學習三年了。

我跟首相認識了，我才有這個緣分提出漢學，漢學非常重要。歐洲的漢學我去看過，變質了。漢學所求的是智慧，現在人所求的是知識，求知識跟求智慧是兩樁事情。古印度跟古中國，它有一套教育的智慧，有一套教學的理念跟方法，跟現代教育完全不一樣，它非常有效果。但是現在這個東西說起來，有人聽到很歡喜，不相信，必須要做一個榜樣，做出樣子出來，做出成績出來他才能相信。所以在澳洲，我跟陸克文談過，他做總理的時候我去訪問他，談過這個問題。他就叫我在澳洲做實驗，實驗做成功，他帶著國會議員來考察、來參觀，真好，在國會裡頭立法，全國來推行。沒想到不久他就退下來了。我還是希望他搞教育。

這是一個神聖的教育，要從實驗學校開始，方法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讀書千遍，其義自見」。他培養要從持戒、修定，他開悟，教育的目的在此地。開悟之後，他沒有學過的東西他都能懂，他一接觸就明瞭。所以說一部經通了，一

切經全通了；一個法門通了，也整個都通了，這叫智慧。智慧能解決問題，沒有侷限的，而且沒有後遺症。但是這種教學斷層了，至少在中國斷了一百年，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找回來，要重新來做實驗。我們湯池這個小的實驗成功了，這時間短，所以我們在馬來西亞建漢學院，希望十年的時間專攻一部經典。一部經典用十年時間去學習它，鍥而不捨，他會得定，這個定就是他心地清淨，心裡頭只有這一樣東西，其他的沒有。這樣子久而久之，有個二、三年的時間他就會開悟。把這種老方法來實驗成功，我們再來把它推廣。

所以，漢學院馬來西亞政府批准了，這是一個大學，沒有老師，也沒有學生，從什麼地方開始？從研究員開始。研究員我們要選擇，真正有道德基礎的人，這個非常重要。德行是第一個標準，沒有德行，有學問不是好事情。一定要有德行、有學問，才能夠幫助社會，幫助苦難人民。這些人從老師裡面去找，馬來西亞有一千多個華校，就是華僑所辦的中文學校，有六十二個中學，我的對象就是從這些校長、老師，他們退休下來只有五十多歲，不到六十歲。能夠真正搞十年，這個實驗就成功了，他們懂得讀書，他們懂得教學。這樣的老師，我們希望能有一百人到兩百人，就是漢學院的研究員，他們將來真正研究成功，就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真正的漢學家，專家。他專一門，他其他的決定會通達，他能夠旁通。這些人研究，我們提供他衣食住行，提供他研究的這些資料。所以我對於這個學院送了十套《四庫全書》，送了十套《四庫薈要》，典籍是非常完備。一個人專攻一樣，不能搞多，搞多、搞雜就亂了，一門深入。研究《易經》的，那就是《易經》專家，研究《禮記》的是《禮記》專家。能夠有一百到兩百個人，漢學真的就復興起來了。

這是實驗學校，到他們有成就了，應該在三年他們就能教得很好，很好的教師。教得很好的時候，我們把他的講經、教學做成光

碟，把他的講義印成書本，送到馬來西亞教育部去審查。認為這些資料可以能夠達到他們的博士水平，我就要求教育部發給我們這些研究員漢學博士學位，這個首相都答應了。這個緣實在太殊勝、太難得了。除了這些老師是我們挑選對象之一，首相告訴我，馬來西亞人可不可以？當然可以，我們不分國家、不分族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真正想來做研究員專修，有這麼多老師們在一起，他們可以互相幫助、互助合作，互相觀摩，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環境。這個學校現在正在建築，大概一年半可以建成。現在這些老師，就是一年半的時間做預備工作，將來統統住在一起，一起學習。每一個老師研究這門功課，一個星期做兩個小時報告，這就是他的成績。兩個小時報告，我們把它光碟做起來，把它寫成文字，這個就是要拿到教育部讓他們核准，將來給我們漢學博士，我們所憑藉的是這個。

沒有國家領導人支持搞不成功，國家領導人支持這個工作是救了全世界。漢學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族群的，全世界、全人類的瑰寶，全人類的智慧寶藏。所以澳洲的同學們，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參加。專攻一門，十年功夫，你萬緣放下，衣食住行學院來照顧，什麼都不要操心，專門學一樣東西。要把它學透，要把它講清楚，這樣對於社會才做出真正的貢獻。我們到歐洲去看，博士很多，沒有達到這個水平，他們學的是知識，不是智慧。這是教學的理念跟方法不一樣，要做實驗。陸克文如果一直做總理，我們這個實驗可能是在澳洲，他下來沒人支持我了。沒有想到納吉這邊的緣成熟，還有斯里蘭卡總統支持我，這些地方都可以做非常好的實驗點。謝謝大家。

提問者四、Cr. Geoff McDonald（傑夫·麥克唐納議員）

- Chair,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Committee,

Toowoomba Regional
Council (圖文巴市政廳環境與社區委員會主席)

Venerable Master, a comment and a question. Can I first say on behalf of our Toowoomba regional community, how blessed we are to have the Pure Land Learning Collage in our residence. We are indeed in debt to them, not only the way that they are bringing interfaith together around our community but the commitment they make to being a part of our community. On behalf of our mayor Councillor Paul Antonio and the other councillors but indeed our broader community, thank you not just for time today, but certainly for Pure Land Learning Collage and what you play as a major role in our community. My question to you is Toowoomba, in your mind, can be a model city. How are we tracking towards that. You are a man on a mission and I just want to get some feedback from you personally as to how we are tracking to becoming that model city of peace and harmony.

問：尊敬的老法師，我有一個感想和一個問題。首先請允許我代表我們的圖文巴社區說我們非常有福氣能有個淨宗學院在這個地區。我們確實受惠良多，他們不僅僅團結我們社會的不同信仰，並全力融入我們的社會。我謹代表我們的市長保羅·安東尼奧和市政廳議員們，並代表我們更廣泛的社區感謝您，感謝您今天所做的一切，更感謝您和淨宗學院在我們的社區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圖文巴，在您的心中，是可以變成一個模範城市的。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進展的狀況如何？您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我只是希望從您那裡得到您的看法，我們該如何地追溯我們的每一個步伐而成為和平與

和諧的模範城市？

答：過去我曾經對馬來西亞華校的校長，四百多人，我鼓勵他們，我說過兩句話：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機。這些全部都是從事，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員。把一個城市、一個鄉鎮做成一個文化的實驗點，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教學。哪些人教學？實在就是宗教教育帶頭。我在這次講演裡面提出十個教學為先，最後兩個是「眾神的天國教學為先」，天國為什麼那麼好？神每天在教；佛家講「極樂世界教學為先」，阿彌陀佛天天上課，天天教學，沒有一天中斷。

我們有個現成的例子。我一生老師教我學釋迦牟尼佛，勸我出家，學釋迦牟尼佛，叫我讀大藏經上兩種書，《釋迦譜》、《釋迦方志》，等於說釋迦牟尼佛傳記。跟我講，你想學佛，首先得認識釋迦牟尼佛，你要不認識他，那你路就會走錯。我們讀了這個書之後才知道，釋迦牟尼佛是教育家，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家，他一生真正做到了。他十九歲出來學習，放棄富貴的生活，他是王子出身，放棄王位，捨棄富貴的生活，去過苦行僧的生活。到處去學習，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學習過，所有的學派他也學習過。學了十二年，他在菩提樹下終於覺悟了，覺悟之後這就是智慧圓滿，這之後他就開始教學。七十九歲過世的，他教學整整四十九年。留下來這麼多的經典，那就是他過去自己講的。當時並沒有文字，他過世之後，這些學生們從記憶裡頭把它整理出來，變成今天的經典。

教學的力量太大了！中國古時候人懂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建立一個政權，什麼第一？教育第一。教育辦好了，什麼問題都解決。所以中國世世代代，都把教學擺在第一。過去宰相底下各部，教育部是第一個，首先第一個是教育部，宰相有事情不能夠視事，教育部長代替，一直到滿清都還實行這個制

度。這是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

今天整個世界，社會的動亂沒有別的，就是教育出了問題。如果每個宗教大家都聯手，我們教什麼？每個宗教，我今天得出一個結論，愛的教育，神愛世人，上帝愛世人，我也愛世人。我愛上帝，我愛世人，那我跟上帝同心同力、同願同行，做上帝的兒女，做神聖的學生，共同把神聖這個愛心引發所有眾生他的愛心，把他的愛心引發出來。這個愛心是天性，人人都有，個個不無，只是迷失了。迷在哪？沒人教他，迷在名聞名養裡頭，迷在財色名利，這四樣東西迷進去之後人就變質了，愛就沒有了，愛變成自私自利。如果他不迷在財色名利，他的心大公無私，肯定是全心全意為一切眾生服務，這個人一生過得有意義、有價值，沒有白來。在宗教裡面來講，這種人是積功累德，那都是上帝身邊的人、佛陀身邊的人。

今天世間社會這麼亂，災難這麼多，人過得這麼辛苦，我們也在苦難當中。苦難當中遇到了神聖的經典、遇到了神聖的教育，這真難得！遇到之後，我們就要向神聖學習，把神聖的愛從我們的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表達出來，代替神聖關愛世人、幫助世人、成就世人，這就對了，這是一個真正宗教的信徒，不愧為上帝的兒女。這是我們要記住，我們認真努力學習，我們所有的宗教聯在一起。宗教是一家，這個一家的基礎就是愛，我們來幫助這個世界，幫助這個社會。希望我們永遠手牽手、心連心，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事業，幫助全世界的人回歸到愛心。謝謝大家，希望我們下次能夠在巴黎再見。